

走在社工的路上

《走進布農的山》一書，描述郭熊因著對大自然的熱愛投入野生動物調查的見聞與反思。我雖然沒有去過「大分」、「托馬斯」、「阿公的獵寮」，跟隨著優美細膩的文字描述，森林裡鬱鬱蔥蔥、層層疊疊，各種綠色展現著生機盎然，熊鷹、綠鳩、水鹿、黑熊、黃喉貂、冀金龜...豐富的多樣動物，搭載著自樹縫中灑下的陽光，陣陣的山羌低鳴、碧眼樹蛙的求偶聲，空氣中瀰漫著松脂的香氣，燒著柴火劈啪作響，帶來五感的衝擊，隨著郭熊的步伐，彷彿我也置身在這片森林當中，他的所見所聞躍然於眼前，尤其從一個初入森林的門外漢，到走進山裡帶來的觸動與省思，對著文化的尊重與謙卑，跟著文字的爬梳，反觀自己大學畢業後十多年、成為一位社會工作師，一路走來跌跌撞撞，服務對象一句感謝彷彿仙丹，頓時氣力倍增，但飽受挫折下又會自我懷疑，看著郭熊在在山中自我關照的內在告白，也帶領著我回顧工作以來的意義與價值。

十字路口，該走哪條路？

國中時期自書中墜入野外探險的著迷，激起郭熊對走進山林裡的渴望，雖然對山、原住民文化皆陌生，因著好奇與研究進入熊林，展開一連串的奇遇和體悟。「社會工作師」¹、「社會工作員」這樣的職稱與樣貌不會在我求學的生涯裡認識，但是本著身為長女、自小對親友的關照，進入大學後，為了體驗更多的經歷投入了志工的服務，也在小學生課後輔導的打工生活中，初次聽到「社工」這樣的人，為當時就讀大三、對未來畢業後投入職場工作徬徨的我，開啟了新的視野，當時眼裡的社工，需要去家庭訪視、關懷參與課業輔導的學童及家庭，還要經營和大學生的團隊夥伴關係，指導大學生透過課業輔導改變學童「弱勢」的處境，翻轉家庭生活困境，重點是——可以透過助人的過程，獲取

¹依社會工作專業知識與技術，通過考選部考試取得專業證照，協助個人、家庭、團體、社區，促進、發展或恢復其社會功能，謀求其福利的專業工作者，若未經由考試取得證照認證，但仍從事相近的助人工作服務，則稱為社會工作員。

工作上的薪餉，哇！激起內心的雀躍與讚嘆，也許我可以持續著對助人的熱忱，同時養活自己，畢業後毅然決然的投入社會工作(此時的我毫無相關專業課程的學習或受訓經驗)，帶著大學生們從事透過教育輔導學童成長，同時進修著相關課程，期待著自己有一天也能經由證照考試成為「名符其實」的社會工作師。有天，為了幫大學生申請獎學金，老闆請我用「社會工作的觀點」為大學生寫推薦，我雀躍的、詳細的向大學生了解了家庭概況、經濟、社會資源運用情形，畫了家系圖、生態圖，仔細地用著不同樣式的線條紀載著家庭成員間的互動程度，老闆看了一眼問：「這是你認為社工的樣子嗎？」我知道他不滿意，課本上教著我們可以透過家系圖、生態圖呈現個案的狀態，但似乎少了什麼？看不到這個家庭的樣貌與靈魂，3年後，我決定暫停工作，投入研究所了解到底什麼是社工，經過課程的學習、專題報告的訓練、實習場域的練習、考取了社會工作師的證照，社會工作概論第一課即寫著「社會工作是一門科學、也是一門藝術」，除了制式的評估外，更重視工作者和個案的互動，以理解處境和需求，共同討論合適的服務方式和發展改變生活困境的策略，必要時，運用對個案家庭概況的了解連結合適的社會資源協助，再次經由考試，我來到了醫院從事一位醫務社工師。

森林中，一起漫步

郭熊跟隨著部落長輩一起上山，到後來能夠獨自上山，大家耳提面命的提醒他要記得跟部落打招呼(入山儀式)、米酒點三滴，學習著、調整著走路步伐，怎麼拿山刀砍柴、如何跟著水鹿尋找水源、紮營休憩地，從「輪杯」開始認識布農文化，了解地名和部落間的關係，體會地名是人跟土地最真切的互動經驗，以及每個人的生火哲學，經由生火——和森林對話，每一次生火都是絕無僅有的相遇²，如何收集木頭(找尋哪種大小、哪種種類、濕度的木材)、搭起營火(築柴)，醞釀火苗、顧火、餵新木材，從中感受萬物間能量的流動，溫柔以待、不急不徐地生火。

² 第九章 溫柔流動的營火 p.162。

幸運的，在醫院工作，有著如同陪伴郭熊的部落長輩們，督導帶領著我學習那課本以外的東西，透過經驗的分享、操作，內化發展成為我自己的特色及專業功夫。記得第一次獨立接案，督導跟著我一起去訪視病人，心裡多次的草擬著關懷步驟，建立關係、接著了解問題、共同討論，提醒著自己打開感官，看、聞、聽、嗅認識，記下後續需要紀載的內容，然而到了病房看著我的病人，自我介紹了自己，心裡原先的草稿也全部都「做」了，病人也都「答」了，照理說我應該「任務」完成了，但只花了10分鐘，咦？只花了10分鐘不好嗎？應該很有效率呀！我卻沒有得到成就感，心裡很直覺的覺得怪，說不上的怪，一旁的督導見狀彎下腰來，看著病人，關心著住院的生活還好嗎？了解病人對自己生病情形的看法，神奇的！病人「自動的」分享了許多生病的經歷和擔憂，現在生活失能的不便，雖然心裡稍有不服、不免想著有督導跟著我訪視，病人一看就知道我是個菜鳥，多說無益，但我也需要承認，若沒有督導陪著我訪視，我可能真的就10分鐘結束，卻仍然隔靴搔癢，即使沒有督導陪著我訪視，我也無法獨立如同督導讓病人「開金口」。訪視後督導帶著我檢視訪視的過程，探視前我對病人疾病狀況的掌握清楚嗎？進病房後有注意到病床邊放著助行器嗎？（我沒注意到，也顯示著病人是住院後才失能？還是住院前就需要使用了？），生病的過程是辛苦的，關照病人的情緒最為優先，讓他帶著你了解他生活的樣貌和對問題的詮釋，才能看見他的困難，也看見他的優勢和能量，進而找到適合協助的方式，也許是病人小看了自己的能力、忘卻自己的能力，又或需要旁人推一把、甚或需要社工師另外連結社會資源一同協助。

入山前總會點三滴米酒，敬天敬地敬人，再啜飲一口米酒，代表共享，透過入山儀式，調整郭熊的內心狀態，專注於上山後與山林萬物靈的互動，放下山下煩惱的事物、專注於當下。初期入山，各種儀式開了郭熊的眼界，追問著「為什麼要入山儀式？族與怎麼說？」、「一定要用米酒、檳榔和香菸，不能用其他替代品？」、「為什麼米酒拿起來要點三滴？」…，身旁的大哥們有時耐著性子說、有時也難以說明、有時微笑以對、甚或直接忽略，漸漸的，郭熊體認

到許多的文化及意涵無法用「問」得到答案，需要實際參與(參與勞動或部落生活)才能明白，漸漸地拋開凡事都問的本能，轉而觀察、參與，不急著尋找答案，而是有機會又自己的體悟去詢問³。

某天一早，護理師急呼呼地打了電話說，病人昨天晚上突然病況不好，家屬無法接受、非常生氣，不斷強調醫生之前沒有跟我們說病人病況不好，請你立刻過來一趟安撫家屬。到了病房，幾名醫護站在病房外，誰也不敢再進去，病人的病況雖然暫時穩定下來、但還是不好，從門外看進，一位兒子雙手掌託著額頭、低著頭坐在一旁，我搜尋著腦裡覺得最適合關心的話語，卻發現哪句都不適合，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為自己做好心裡準備，也是提醒自己專注於會談的狀態，走到兒子旁邊靜靜地坐下，看著床上的病人、賣力的喘著氣，就這樣我們坐了好一會兒、不發一語，許久之後，兒子重複著問，病人的狀況是不是很不好？我們談著爸爸的喜好、談著兒子的驚訝，多數時候我坐在一旁聽著，言語裡盡是兒子對爸爸即將離去的不捨，詢問兒子還有什麼想做的事還沒為爸爸做嗎？兒子說之前說想要喝果汁，他最喜歡喝果汁了，還沒有買給他，我陪伴著兒子下樓在院內的餐廳裡尋找著爸爸喜歡的食物，不只是果汁，還有爸爸喜愛的木耳、小白菜，護理師看著兒子端著菜進病房，面露驚訝的對著我搖搖頭，直說他已經不能吃了，我眨眨眼說沒關係，引導兒子拿著果汁和菜到病床邊，大聲的告訴爸爸準備了哪些東西、透過鼻胃管餵果汁，也訴說著對爸爸的愛和感謝，原本昏睡的爸爸轉了個頭、啊了一聲，看似無意的舉動對兒子來說，卻是「爸爸聽到了、爸爸知道我幫他準備了他最愛的東西」，兒子激動的說，雖然2-3天後病人仍然因為高齡、腎臟功能不好而過世了，但在過世前的有限時間裡，兒子有機會向摯愛的爸爸表達愛意及感謝，並完成心中的遺憾——「準備爸爸愛吃的東西」，這些陪伴、順著家屬生活的脈絡理解他的心情與感受，回過頭來檢視初入職場工作依循著課本所學操作，即為課本所講「人在情境中」⁴時時刻刻成為我服務過程中重要的指引，也幫助我不是「該說哪一

³ 文意摘自第十章 森林密語 p.181。

⁴ person-in-situation，心理暨社會學派 Gordon Hamilton 提出，強調個人與環境間的交互影響。

句話」、「該做什麼哪一件事」，而是好好認識眼前這個人，從他的處境中理解他的想法與感受，陪伴著從中找到可成為自助的方式或力量。

通往哪裡？

歷經十年的時間，郭熊出出入入拉庫拉溪流域，聽著許多山裡的故事、布農族對天地萬物的尊重與景仰，充斥在生活中，如何走路？如何生火？怎麼觀察山林？而山羌成了獵人眼裡的鬧鐘，領角鴉則是夜裡飛鼠的鬧鐘，沒有手錶手機的提醒，萬物跟著既有的作息運作，對郭熊而言，這片森林也有了「家」的意義，逐漸脫去登頂的渴望，轉而對未知森林展開探索⁵。

近10年的社會工作生涯(在醫院工作7年多)，日復一日接著永遠也服務不完的個案，甚至越來越多、越來越複雜，隨著經驗的累積及內化，多數時候我已經能自如的運行我自己的工作方法、和病人家屬建立關係的方式、了解引導他們表述自己內心的想望、陪伴著他們面對疾病的辛苦，不免也會如同郭熊「渴望著遇到黑熊，為什麼想要拍黑熊？是當作紀念還是炫耀？」⁶，甚或忙碌得焦頭爛額時總會想著「我幹嘛要當社工？還要繼續再做下去嗎？」，陪伴著病人的過程中，用著我自己的生命經歷和他的生命對話，兩個異樣的背景能有交會的時刻，每一個病人都是獨一無二，每一次生命碰撞產生的火花，不只病人家屬受惠，也在其中影響著我，甚至改變了下一個受我服務的病人，這些無形生命體悟的流動、溫暖的承接、家人的支持靠山一直是我願意繼續走下去的動力，工作組織規劃性的調整工作內容，也讓工作上持續有著學習與挑戰，多年下來也體會到社會工作即為生活中的助人，倘若哪天無法再繼續以「社會工作師」、「社會工作員」執業，但這段經驗將不會是黑白分明的有或無，對人的關懷與尊重，將隨著我轉化在未來的生活中實踐，每每想到此又覺得輕鬆自由，沉重的包袱頓時減輕，但行囊滿是富足。

⁵ 文意摘自自序 我心中的山 p.19。

⁶ 第五章 等待托馬斯 p.107。